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五

新五

明慈山德清閱

原夫無事生事薄福所致薄福所從從于般若不明故曰愚癡者招畜生報畜生則去餓鬼不遠餓鬼去地獄不遠此從高而下也若從下而高則由地獄升至餓鬼由餓鬼升至畜生由畜生升至貧賤人由貧賤人升至富貴人由富貴人升至學般若人以此而觀從高而下不過隨順愚癡從下而高不過隨順般若而般若愚癡初非兩物譬如波之與水耳比來清平世界忽構此大謗大疑大危雖復邪黨橫駕由理而推亦是我曹日常世出世路頭文遊不甚清楚皆坐庸常坑中憂不深慮不遠憂不深慮不遠自甘坐于庸常坑中究竟所以根不重般若之故是以無端招

此疑危今既推根究本知其所由若不等一痛切捐頭目腦髓莊嚴般若境緣順逆煥煉般若捨身受身于出世常爲佛種前茅于世中常爲忠孝前茅如是痛悔如是立志是爲正觀若不如是即是邪黨非佛眷屬非忠孝種子又莊嚴般若之中唯刺藏一事最爲肯管有識無識直下易見者無俟吾言示弟子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能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幘避蠅獨坐銀甃貯山陰斟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貲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氊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詹呼之不至哀號動隣

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
季元所禮嗚呼一則帝胄之尊童稚之逸尚
能如此況于士庶冀以自達者哉一則貧困
到骨猶吞紙實腹竟不廢業今吾曹藉大覺
老人之靈寵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不以

寸陰自惜而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以消白日

卷五
二

較諸梁元帝朱鎮南猶斥鷗之匹大鵬也且
彼世間之學一期報受不啻漚華空影能精
勤克勵置形骸于度外寶學問若珠璣必冀
成名而後已吾曹變形毀服割情絕俗爲求
無上菩提一生不克則再生再生不克必至
于無盡生克則始已而志不逮梁朱譬如求
石女生兒層冰中覓火談安可得哉邇來去
古逾遠風俗愈薄出家兒成羣逐隊游州獵
縣上則以爲山水可以益道心終年貪觀無

厭中則持半扇破瓢披一領重衲以爲如是
則謂之修行矣下則猶有不可勝言者所謂
禪之與講不知是何等味又有一種野狐魔
子記得一兩端因果便謂我通講矣學得幾
句沒把柄話便謂我解禪矣逆而推之法門
之弊一至于此者大抵爲師者最初一念斷
不真實爲生死出家爲弟子者最初出家一
念亦必不真上下既皆不真豈有不真之師
而能教真弟子哉豈有不真弟子而能親近
真正之師哉用是觀之祖道下衰固其所也

卷五
三

若幸童真出家即居名山又得親近諸大耆
宿于清涼山朝薰夕炙等閑吒叱鞭朴之間
轉常情爲智光移染習爲淨習所讀者皆佛
祖靈篇若不能外形骸以道自勝積微成著
受滴爲海徹已躬大事大報佛恩則生一日

不如蚤死一日也

讀顏氏家訓示修聞

天上五衰未足爲苦人間八難亦未足爲苦
至于幸而爲人乃受女身是則爲苦故諸佛
菩薩以女身爲鳩毒坑爲惡蛇窟鳩毒坑邊
不幸失脚慧命立斷惡蛇窟中不幸共宿毒
氣入心雖有盧扁亦難救療是以古德有言
曰寧爲貧賤男子莫作富貴女人何以故女
身爲天下猜疑之本毀謗之媒故名山道場
村墟精舍或安禪講佛子所聚法雷震天慧
日光耀諸佛慈念鬼神護持貧賤乞兒往來
求食無有阻礙凡諸見者生憐愍心起周濟
念如有女人暫入道場一切見者聞者不推
其來意如何即皆生疑卜度人既生疑因疑
起謗因謗集禍道場以此光輝頓減法雷以
此消聲僧衆以此人不敬仰譬如毒果一枝

三蒂滋藉而成由是觀之則貧賤男子勝於
富貴女人萬倍無可疑者故女人學道先須
審察自己若身若心有何心行今受此身此
身何故致人疑謗于此兩者推究明白即知
前生心多欲念今受此身此身既因欲念而

有欲念如花此身如果若欲無果先斷其花
雖然衆生業重冒深知而故犯以故鳩毒坑
中終難出離惡蛇窟內甘自長眠豈但女人
不能翻身奮出堂堂男子猶且視之若登春
臺不思厭離若真心學道欲出生死者聞我

蓋

四

所言必漏哭流涕莫能自己如聞之若不聞
吾知其驢胎馬腹鳩鵠鳥雀斷一肩荷負有
在然雖如此我豈忍坐觀成敗亦不免發一
片好心爲汝作一種出苦方便諸方便中唯
有觀身一著最要緊先觀我身皮肉筋骨因

何而有涕唾血脉凡諸濕者因何而有凡諸
暖氣因何而有凡諸動轉因何而有於比觀
察生路漸熟熟路漸生一旦了知我身堅者
感地而有濕者感水而有暖者感火而有動
者感風而有一一次第還其所感則所謂鳩
毒坑惡蛇窟畢竟安置何處于此透脫不妨
以五色糞爲廣長舌說法度生有何不可難
道男子个个三頭六臂而女人必不若耶某
奉讀此言當痛哭流涕精進做去若不爾者
學仁代汝求語亦有干係我尋常開示女人
絕少因學仁哀求多次書此遺汝轉授行持
凡欲出離生死先須知苦苦若不知不免認
苦爲樂既認苦爲樂矣則終莫返一迷永迷
出離何期何以故蓋不知苦是第一重迷認
苦爲樂是第二重迷因樂不返是第三重迷

故從迷積迷終不解然女人之苦較乎男
子苦更重大若要次第剖析其苦雖以大地
爲舌虛空爲口亦不能盡是以女人而不先
知苦痛拔苦根則枝枝葉葉長到何時而枯
且道如何是苦根苦不遠祇汝見前此身便
是如直下識破此身則一切不如意事觸將
來便不須大排遣自然燒心之火不撲而滅

吳二段俱
示女人

大鑑悟後即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牛
頭悟後則曰河沙妙德總在心源百千三昧
不離當處二大老皆千古宗師也一則如此
一則如彼同耶異耶同則兩言若反異則既
皆悟心之大老豈不同也哉而黃檗又曰如
兩頭捉汝不著則可以免苦樂形相也如黃
檗所言則兼遶二大老之言而言也以情而

觀三老之言似難消會以理通之未始不若契焉天如來藏性或以空言則一塵不立或以不空言則無法不具或即空有而言則曰空不空如來藏也大都稱謂雖則種種實而言之即人各本來面目也以此面目可空可知可空不空所以受名別耳然此面目凡夫迷之暫然而成三惑聖人悟之頓然證三如來藏也夫三惑者所謂見思塵沙根本無明是也以見思故則障空如來藏焉以塵沙惑故則障不空如來藏焉以根本無明故則障空不空如來藏焉余友念公其高足名曰性藏或以蘊真字之者蓋不知此性有三藏也如以蘊真之義配于三藏可當不空如來藏耳而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皆遺之矣余以是知字性藏者不知性者也或曰大鑑亦

言本來無一物此豈舉一而遺二耶予應之曰大鑑指一隅而欲人以三隅反也予改以順南字之以舍藏識中有覺義及不覺義故如人三觀圓修則見思斷塵沙破而根本無明由是終拔也故斷破拔則與藏識覺義冥順不違遠則不覺矣不覺所謂違門也順無明而逆覺義故曰違門南則虛明之位也喻心覺也藏子果能遵我言而躬踐之即三如來藏者可坐證也示性

白刃撼胸則目不顧流矢蓋勢有緩急也如榮辱之與生死事非兩人而緩急先後當諦審所宜直下便判則諸俗套不煩洗滌而自除矣示弟

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者良以心術無常憑之有地故滯有則觸處成乖憑靈則圓照

無礙照身則四大所轉照心亦四蘊所成了
其所轉身執自消自消之照將之照心四蘊
無常無常無主無主無樹一任寒暄本無榮
落既觀達此旨逢緣觸境順逆關頭秉志堅
精拚命赤身捱得過便是功夫功夫漸熟會

卷五

七

色即心色既是心心不防心孤明獨立觸有
成功開物成務即智運悲不沈枯寂即悲運
智不染塵紛如是行持由微而著則五十五
位真菩提路非四禪四空可匹也

示王仲棲

顏平原死不忘君生平所養張睢陽生猶罵
賊死到不改所以握拳透爪齒空齦固其
所也吾曹參禪不透蓋無二公志耳如有其
志悟道一生可辦

示弟

心術無常操之由人是故以道德操心者不
知有功利以功利操心者不知有仁義推其

所始雖道德功利發軫不同然皆不外自心
但志之所存有殊耳道德操心則劫奪毀辱
無非階地功利操心則榮名尊寵總是驚媒
驚媒汨心神魂常擾況遭劫奪毀辱之際而
有所得也故學道之人于境緣不可意處最

爲大幸于大幸中不生覺照逐境漂流謂之
昧心昧心之人雖日與聖賢同席款接何異
盲人頭戴杲日計爲大夜者哉大都但莫瞞
心心自靈聖以靈聖之心處不可意境時如
殘雪逢春自然融化豈待轟雷裂地然後消
釋乎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以玉攻玉
成器殊難良以兩俱溫潤砥礪無功故處可
意境時心境相忘忘則失照雖有嚴師良友
痛加明誨翻滋狎習狎習既成譬猶嬌兒不
畏父母心既無畏敬從何生無敬無畏益從

何得故曰逆境面前鎗順境腦後箭面前鎗易躲腦後箭難防且世道轉衰師友之風頽然不振久矣所謂嚴師良友者豈易遘哉能以不可意境爲師友培地則何往而非嚴師良友也

七五

八

情識浮沈乃致四大增損能智光獨露虛恬廻邇縱有宿滯無有鼓者焉能作害並示中甫病中男子家頸腰有鐵非道義所鑄豈易屈伸既屈其身心光不剖如雲覆月幽蔽精神於是非曲直之間好惡升沉之地弗能捷然獨立

七五

九

也可不慎乎

期希有可不哀哉何不踢翻窩臼頓斷情根若利若害若逆若順惟心光炳露等視浮雲一朝願克笑傲家山顧不樂乎示賀知忍聖凡無窮依正無盡升沉萬變情與無情卒

不可以智識知算數了然皆以名言爲體也夫何故蓋有名必有義有言必有意所以聞水火之名則濕之與煖不待召而至矣聞毀譽之言則喜之與怒亦不待召而至矣知兩者之如此則凡凡聖聖正正依依實外名言而不可得也噫名言不知果何物哉而依正聖凡皆以之爲體故居其室出一言善則千里應之出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由是而觀凡立名立言苟不端正其原見理之澈莫若不立無遺禍也故曰名言也者迷悟之紹介

也可不慎乎

或者以趙州無字爲話頭歷年既久自以爲生死順逆念即話頭話頭即念無往而非一片或者又聞而舍然大笑曰彼若果能話頭一念打成一片面目自然殊乎常人眉宇間

光霧若清風朗月使牛馬鷄犬觸而悅之況人乃萬物之靈者乎此等語當與愚者道不可與智者言大抵參禪之訣心地果然順逆成片則悟在旦夕之間矣今人看古人機緣猶泥人模象手無知覺安知象之肥瘦哉嗚呼此等人以名聞利養爲膏肓之疾以生死大事付之馬足間者也楞嚴經曰大妄語成墮無間地獄非此謂乎示弟子

凡人子報親之德生供三牲死獻萬肉不過特重其黑業耳奈世俗冥盲卒難諭之正理且順其俗習快其眼前聖賢知其習不易化權與之浮沈陰以理折其情密爲調攝功火力充則習自化彼受調者亦忘其所以然矣故禮五易而同俗人之慶不賀喪不弔此聖人之苦腸也雖然苟不以無上慈光燭其幽

莫則滯者終付之於無拔矣又豈人子人臣之本心哉夫欲燭其幽莫莫若爲人子者淨自三業爲亡者持毘舍浮佛偈最爲簡益示弟子

夫禮者身之榦也榦而不端其餘雖多惡足道哉自大覺應世迦葉而降雖宗教支分而禮則一耳大人俱沒典刑廢弛凡後塵之徒莫識大體不以端榦資本惟競浮華所謂榦者摧折盡矣汝等念報佛恩東力于茲凡見晚進未識大體者切慈勤獎勸之使其榦端第五十則本華根固則本壯母愛人以姑息宜愛人以大德是以遠別近聚晨昏相見務要行列弗苟長幼有倫先後據禮勿得恣情老漢浪跡江湖足音半寰中矣在在頗多感觸故草是語出家者既然在家者寧獨畧是乎哉密

藏侍吾至勤但觸名分紀綱猶多汗漫況其他耶仲尼曰必也正名乎蓋名不正則分不定分不定則禮不可立人而忽禮尚弗敢況爲佛弟子而不端此則剃染奚爲示黑白諸弟子

元石問曰陸老先生當今大居士也精勤

大道已非朝夕今以年老抱疾而曰念佛持呪并參祖師機緣俱不得力則一生辛勤幾于虛費其所以不得者何故弟子於此深懷疑悶乞師開示以爲將來修習佛乘之鑑

予發此問不惟直陳自疑亦開獎黑白深矣夫禍福莫烈于死生真偽難逃于所忽此老金湯法門有年數矣凡觸利害關頭不以世情生顧忌惟知護念大法苟非內有定見重以多生願力冥顯相資孰能臻此哉且好名

之心賢者不能卒忘今抱疾頹然而臥卒然而問忽然而答譬喻晴空霹靂旱地雷鳴可與智者道難與衆人言子當默而痛思必自此老用處子不聞青山白雲漱石枕流三十年抱寂枯坐設偷心未空皆爲大障我如是而問彼如是而答有偷心耶無偷心耶有則決不能如是而答無則實念佛持呪參禪三者俱未得力願子再深思之或恐自見

答吳元石

身有大身有小身心亦爾以大身爲身者則能挈天地整萬物以小身爲身者則能周旋一家不能則一身尚不遑理况功名事業哉然則大身吾固有之或者迷而不覺小身乃四大之假合假合則非本有既非本有翻堅然執之而不化是以見有可欲即大心昧矣

大身失矣夫大心者智周萬物而不勞妙洞

象先而非始蓋有始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惟

無始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光貫十虛靈達三

際處方寸而包空彌太虛而入芥故曰談禪而言空者乃談者之陋也雖然較以五尺爲

軀方寸爲心認一涯而背全潮高培塿而忘

泰岱者則勝多矣余生余生痛惜時陰即夜

繼晝勤勤補鈍緣文字之階級究佛祖之心

體理精慧開以特厚爲炭扇以慚愧之風信

火熾然勇而能恒則鑄小心爲大心化小身

爲大身譬如投片雪于紅爐擲殘冰于春海

復何難哉不余生

佛法雖大于衆生之心若離衆生之心則

大無本由是觀之則大乃衆生自大耳故發

大人心者爲大人不發大人心者便落小人

中矣今汝發此大心惟貴恒之故曰立心不

恒凶恒則吉不可量

新五
示元

中國微言不越乎六經西來大法寧出乎三藏至于莊老之書亦不可不讀者此古人博達君子之所務也是以白首窮經然燈精法

代不闕人雖求之于紙墨十年之功不若求

之於心性一朝可敵也王安石謁周茂叔一

謁不見再謁亦不見安石怒曰我自求之六

經亦可得之何必卑卑求人乎自是讀書徹

旦少睡即嚼石蓮以破昏及其學問大成至

于入參大政自謂孔孟不足多致君堯舜不

足難慨然以經世自負一切賢才程能獻策

皆不合意唯恣執拗俱逐之究其初心志非

不大學非不博心非不遠卒于壞宋元氣而

自招不美之名大都學問雖淵博于心法不

曾悟得一番譬如學大匠者規矩方圓曲直非不了了而疾徐之節未應手故不免傷手之患耳規矩方圓法也疾徐之妙心也執法而不妙悟自心能成大器未之有也無論若儒若道若釋先妙悟自心而博達羣書謂之

新五
推門落臼自然之妙用之出世則謂之最上乘以之經世則謂之王道此真學真才也再

次由博而約博則學耳約即心也此又其次也至于讀書雖多臨機無用如葉公畫龍望之非不頭角宛然遇亢旱欲其雷雨無有是處故先約而後博禪門諸祖十中七八先博而後約自古及今一切座主十中一二耳佛者既然儒老之徒大抵亦皆如此于約言之此心愛人即仁施仁得宜即義於義合節即禮于禮通變無滯即智于智誠恪克敏即信

以此觀之五者妙用本在吾心而不是于書也且道一心不生僧耶老耶儒耶於此直下廓然無疑在儒謂之真儒在老謂之真道在佛謂之真僧不然則皆聖人出而大盜生贓物現在據款結案罪難免誅誰敢拍大姪誑嚇小兒故學問量人根器斤斧隨機十人十成反是成希矣汝自今而後當先熟永嘉集勿讀註次則讀肇論再次則讀圓覺已上既熟當熟四書白文及老子道德經則六經三藏若博若約工夫成熟自知好惡矣或曰王安石乃宋之大儒韓生乃刀筆庸吏以此教之未必能克始克終我未敢保余則應之曰我聞師子捉香象全力捉兔亦爾或曰先曰量根器以教人則成者多不成者少以前語照之無乃自背乎余曰背不背量不量亦自

有妙處非子所知生

勉韓

大凡男子家出世一番斷不可與草木同腐
與畜生同養必須垂芳千古光照大夜若因
循度日無所長進豈惟草木畜生已乎大不
如遠矣草木可以充薪爨畜生可以供庖膳

詩五

十四

由是觀之人爲萬物之靈飽食煖衣垂死而

無所成就則不如草木畜生明矣汝初見我
于燕山無梁寺今日又遇于茲則汝善根靈

種殊不淺也然汝父母愛之太過汝又賦性
精悍且多聰明若克明心法薰炙聖學則後

之望汝作大法城堅或未可知自今而後變
習氣須從憎愛關頭拚命做去惡其人必須
知其美愛其人必須知其過此三個須字能
負荷擔得長久世出世事畢矣永嘉集天下
奇書文簡旨豐熟此則大學中庸骨髓無勞

敲打自然得矣世人以爲教跡不同妄生分
別見小而不大識近而不遠執粗不詣精所
以心法微耳此書既熟當熟七經白丈一切
對句自今亦不必屑屑待諸書貫通之後方
始聚精會神一兩三月天機所動自然水到
渠成如此發軫必出人頭地反是逗落俗格
挽之卒難可畏可畏茲焚香燒燭于大聖人
之前以此囑汝汝須珍重

囑傳

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無邊三昧故陸
亘大夫取正于南泉曰肇論甚奇天地同根

聖

物我一體南泉對曰庭前一枝花人雖見如

夢相似大夫罔措天花道人偈曰香滿金鑪
花滿瓶余乃順水推舟亦曰此一句子具無
邊三昧妙喜有言若是真將軍何須武庫中
取刀殺人赤手空拳可以却敵余今即此一

瓶花一罐香布一箇漫天大陣以虛空爲鼓
以妙高爲抱撾而進之管取是聖是凡刹那
敗績故曰權衡在手生殺自由噫道遠乎哉
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既曰觸事而
真無相者虛空有相者天地大塊之間殊形
異狀有情無情若愛若憎世出世法道雖不
同總謂之事所謂真者在七經百氏之書未
始不具至于般若靈篇華嚴上典相爲表裏
古人有言禮樂前驅真道後啓即此言之會
萬物歸已者書無內外理無精粗都來一片
心光曾無別物此片心光在大學即謂之明
德在中庸即謂之天命在論語謂之仁謂之
孝謂之政種種名目標榜不同而仲尼所答
弟子所問問者器有方圓答者水本無常水
若有常安能順器方圓聖人有心安能應事

種種恰好大道無情運行日月雲雨無情普
滋萬物此心孟子用之祖述周孔集義成浩
氣在春秋則折衷是非在周易爲太極爲
八卦在書爲爻軌其中在禮經條貫品節皎
如日星在詩情動於中天機觸發歌咏不足
則舞躍之此心在樂爲韶爲濩昔孔子在齊
見牧牛童子視端而目正喟然嘆曰此必聽
韶樂而出者也丘驅之晚矣且道韶之妙何
如乃令牧牛童子聲入耳根神凝方寸天花
道人當下知此則四海雲濤千山松韻未嘗
非韶樂也此樂在法華謂之實相在華嚴謂
新五
之四法界在楞嚴謂之大定在圓覺謂之大
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
十六
實相在悟謂之禪在制謂之律在辯謂之論
天魔不能沮風火不能壞貫萬古而長存故

曰經或曰汝這老漢舌頭雌黃不准將佛法
世法攬做一團使後人標無所宗派無所辨
不亦過乎余應之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
土有土有人有人有法有法有內外有聖有
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

甚攬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

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
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紬絹從荆棘林過
相似拈得這刺那刺又入拈得那刺這刺又
入刺刺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尿牀鬼
子自家絆倒在荆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
引例要我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
顛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
一字即是魔說是以佛祖真子乘願而來可
儒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

新五

十七

地顆顆成圓與穆與穆汝若悟此便曉得香
滿金爐花滿瓶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
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
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
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

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既皆曰妄何必
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
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
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
即是色空不可得色即是空色不可得空色
不得誰辨空色有所有能所忘能息若有辨
者所忘能立所忘能立虛空可以有骨兔角
可以爲杖龜毛可以繫風余共天花道人昆
季等慧炬光中饒舌至此噫聊城月即燕山
月光照天池色不同再聽香花童子偈塵勞

即是法王宮

示興
移

離一念之前者則剎那不可得離剎那則十世古今不可得是以微塵頓剖大經現前大經也者豈惟釋迦如來之根本法輪亦是過未諸佛根本法輪此輪吉水曾乾亨不知何

處持來施與廬岳黃龍寺心悟禪人悟復施

與潯陽邢林學達觀道人聞而異之遂命悟即持此輪現與林學且囑之曰此輪若不有方山長者轉運發揮則大經微塵豈易剖哉嗚呼華梵緇素自漢明迄蕭梁隋唐之世特羣拔類登覺苑而稱雄者代不乏人惟是根本法輪以無師智自然智根本智差別智四智縱橫首尾鉤鎖即近示遠即大示微果樣高懸普使初心曉達取法啓圓因期圓果而因果不能籠罩是以大心凡夫一蹴龍門頓

卷五

十八

龍藏

入智海手把猪頭戒珠光淨還順莫測魔外

聞之而心驚二乘觸之而習化舍我長者其孰能之今長者棲神之地造輪之龕荆棘叢生狐干喧擾安得如宋丞相商英張公者秉願輪爲我光復之則某心死矣三敬無忘斯

囑鳴邢
林學

能所兩義出苦要門入苦嶮路皆此也以能所角物我恣情識則爲阿鼻前茅以能所宛轉觀身身爲所觀心爲能觀所觀者若無能觀爲之主宰惟血肉匡穀耳烏有所謂知覺哉既無知覺於我何有咄以智治國國之賊

子
示弟

汝生前以耳見我相貌即今汝以眼聽我說法聲音此汝多生善根所致遭此清勝因緣汝若當下會得我一句兩句豈惟覓取身相

不可得保汝神超淨土不難若會不得此段
風光汝當用心諦聽女身過患之苦天上人
間五衰之苦地獄之苦饑寒凍餓之苦求不
得苦脫不得苦苦雖無量不能盡說要而言
之諸苦之中女身最苦未知人事時雖苦未

新五

十九

深重纔知人事時折旋俯仰進退屈伸一動
一止忌諱千端回互萬種高不得下不得輕
不得重不得舉步少高坐處少低言語聲重
莫非都是回互自家一段本來真實光明都
被這些忌諱蒙蔽了我如此開示汝只要你
舉一而知十因有言得無言之意汝若果知
苦意即曉得千條毒蛇纏身不甚爲苦無如
被這肉塊子假模樣籠罩羈係無片刻露光
明處汝曉得我開示汝意頭必然悲徹心魂
發大誓願汝若再受女身寧受碎尸分骨之

刑斷不再受此女身何以故碎身分骨之苦
不過一兩箇時辰挨過了便罷此肉塊子帶
累牽纏積情縛愛從無始劫來牽制於今猶
不痛醒假如現前子死身喪這一條情根綿
綿愈固千劫萬劫只是割不斷這割不斷處
苦根深厚稍無福力不知又落在那一類中
醉無明酒遊恩愛園眠卧火坑鐵牀豈有了
日我此等語無半箇字是假的若半箇字假
我舌根當破諸佛菩薩肯說謊麼我爲甚以舌根
細思量諸佛菩薩肯說謊麼我爲甚以舌根
自誓恐汝信不及汝若信得及咄五漏身中
荆棘種禪指蓮開極樂池雖然如是去路尚
遙看汝丈夫徐琰分上贈汝一千般若金銀
定使汝頭出頭沒無有乏少之苦

示亡靈
白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世不患之蓋以飲食

男女之欲醉之耳如稍省之雖至愚亦患之況智者乎雖然有其病必有治病之方方得

而能力治之則患不難也敢問其方紫柏道

人舍然笑而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四句偈此古佛之遺方也若能誦千萬徧則死生

之根不待拔而自斷矣

示張茂才

二十一

未生已生是異是同異則未生已生定不相即同則未生已生初非兩事如何有常無常會而難通果定不相即則未生離已生而得名已生亦離未生而有號同而究之異而推之常無常義終無歸宿謂之有名無實豈有真勝義諦有名而無實乎

問懷慈常無常義

簡則近無易則在平心無事而神棲于平雖萬怪叢臻千險迭至直以空平應之超然有餘矣忽細故掛心神泊感慨即鴻毛飛前橫

以爲大鵬垂天耳又烏足應他事哉故曰能平險阻能知險阻有以乎

示元信

世有三教而道統各有所宗儒尊孔氏道尊老氏惟我釋以三乘度人即四十九年所說經典皆有直指人心處而仁見爲仁智見爲

智但後人止以文字推求始失其旨則其斬

盡葛藤頓超無上者惟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一派然遡其始自釋迦文佛觀明星而悟道迨拈花微笑迦葉得傳至梁大通年間達磨航海東來爲震旦祖宗門一派始流傳後世

新五

二十二

令英靈漢子各證無生既而宗分五派各其源有號臨濟宗者曹洞宗者鴻仰宗者雲門宗者法眼宗者派雖有五總使悟性明心各昌正教其與初祖東來之意一也若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炤普通天下謂

之臨濟宗派予慮十六字歷世易窮遂從真
字左駢岔十五字曰真法元在解契恒靈慈
門師子大吼雷音右駢岔十九字曰真三聖
秀昌原遠茂勝光日月昭萬古嘉福佛運長
自今而後支雖有二而派則合一總期宗風

不墜源緒無訛續薪傳之一燈繼微音於古

昔則在後人之克繩無怠云

法派宗派說
示慈航渡子

根塵識三者全謂之人或謂之餘於是三者
能洞然窺破則當處不見有全人矣凡一切
榮辱死生皆办也欲使办之不傷莫若不見

全牛爲鳴矢耳蓋办不傷牛亦不傷牛若不

傷而牛本不全則办之游亦寓言也嗟乎以
神爲办游于象先太虛不到之地亦可以宰

制矣況有形者哉

示元復

牽近縛滯近塞縛則纏綿難解塞則壅遏不

通是皆無生之理不明緣生境界成熟也殊

不知無生緣生初無兩條在衆人則謂之緣
生在聖人則謂之無生緣生則身心鏗然無
生則性天廓徹即此而觀外身心而窮性天
管取終古不旦故曰牽滯不難破難在於窮

理理窮則無往而非高明矣高明則自然事

到即了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此無他良以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觸處無昧耳大都牽滯習重病欠明勇
明則觀照精密勇則不墮現行鑄情而復性

黃五
再示

子其勉之

元復

主

大凡學道人一切都是不障礙只是奈何自家
身心不下却難果然真正男子直下究竟此
箇身心是我的身心如何却奈何他不下畢
竟要見障礙在何處這些子實能覲得破十

方諸佛底鼻孔即是民部底鼻孔儻卒未能
薦得聽貧道醉夢中說一上葛簾與民部聽
去此身此心若要將就奈何他當觀何由而
有此身何由而有此心蓋此身不過四大假
合此心不過四蘊湊成地水火風謂之四大
受想行識謂之四蘊即就民部皮肉筋骨種
種窒礙的便是地大痰唾血脉津液便利便
是水大偏體煖熱之氣便是火大動轉助民
部趨走運用者便是風大或謂舉動運轉皆
是心力與風大何與殊不知中風的人要舉
手舉不得要移足移不得難道他豈無心力
如何手足宛然竟不依他使喚蓋闕風緣故
也此四件合則有身不合則此身何在民部
於此切須諦觀我身之四大與外之四大是
同是別外四大者脚下踐履的謂之地大眼

前九江流的水便是水大日常竈裏燒的燈
上點的及一切日色煖氣便是火大長江送
客帆飽如飛林木動搖浮萍聚散便是風大
此與民部別則民部此身又從何來蓋我之
四大必感外四大而成此四大開而言之謂
之五行合而言之謂之四大自古至今並無
一人不感五行而生者豈民部獨離四大而
有此身耶此與民部同則內四大即是外四
大若即是外四大者豈有有智之人認踐履
之土九江之水竈中之火樹頭之風爲自己
身耶雖至愚之人愚不到此況民部高明者
乎於此粗粗會得身相即輕身相既輕便把
死生窠窟子踢翻了也死生尚不能動其餘
榮辱愛憎又安能動得此是學道人世諦中
討便宜的方子果然依得何累可干惟四蘊

道理較之四大推察審究抑亦微矣民部於此遇境逢緣時憎愛念起諦觀此念從何所起若從我起未逢緣時如何不起若從境有無我亦不能起兩端合而能起者先推於我起不可得於境起不可得豈有兩不可得舍而能起耶這裏民部警然省得雖不謂之了當生死海中救得一半四蘊者何領納前境謂之受前境者何前所謂逢緣遇境時此境便是前境此受離前境亦無所得受既没有想又何來想既不有行亦何來行既不有識又何來蓋是因受所以有想等量卜度謂之想想善惡未定忽遷於善忽遷於惡徃返不定未能決了謂之行行遷流也忽爾判然決了是善是惡毫無所疑謂之識雖四者用處不同究其所由必因受有想因想有行因行

有識此非強配乃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也貧道上來胡言亂語不過教家糟粕未是衲僧活計即如古德問僧即心是佛乃是頭上安頭離心是佛乃是斬頭覓活民部於此討得個分曉不要取信於人自家直下透得自然無纖毫疑的影子此是衲僧的活計猶不是衲僧的巴鼻且道如何是衲僧的巴鼻五老峰前雲去來等閒觸着民部鼻示于
民部法名之重重于大寶大寶不過一期之極貴法名則由名得義由義會理由理行道無阻矣以無阻之梯便能直登道岸得登道岸始謂之德故德者得也嗚呼道德無古今而包古今所以得之者雖匹夫非窮也不幸而失之即王天下非通也況官乃中人之蓬廬平又法名法親與俗名俗親斷不可同日語者

以俗名俗親形壽盡更生別姓豈可以今世之名姓拘之耶故得宿命通者長劫一刻也而一刻之中罪福形影昭然在目若弗更生耳三定毋自棄勉之

示三定

鐵鉢雖堅彈之則鏗然有聲清亮幽遠達耳

鑑

三五

心空萬曆癸未與汝雲間南禪寺相別去歲於清涼山坂忽得汝書開而讀之知汝於此個門頭得一隙之明矣我甚喜歡南禪親近我者頗亦不少而寥寥五七年間無一人寄音言此觀旨戊子孟夏汝又無心同堅默大

變之際請益聊城傅居士紺圃齋中逆而思之今昔光景如懸寸鏡影像了然且四月朔日復汝落草之辰叅陪諸上善人香燈光中同音異口勤禮水懺洗滌前生之垢浣潔此世之塵轉罪爲福轉愚爲慧大是好事亦當

自知慚愧無負已靈努力精進必以悟爲期了達自心作箇末法中李龍眠以筆頭三昧發揮自心光明莊嚴三寶報佛深恩大抵根無利鈍發心真而精進猛即得道快當如發心不真力行不猛雖天資高邁聞見博極亦徒增知見培植我相根耳反不若老實頭人多矣汝奔走四方孤蹤萬里弔影旅邸不過以父母在堂妻屬在下衣食之費大不可緩者將一片精神不辭飄泊博些供給以充甘旨亦是爲人子大關頭處切勿嬾惰負青春

辜白日使父母生憂妻屬擔慮此點念頭便是自心慈悲三昧如來放光照世也此光不昧雖出魔入佛皆汝道場行履處亦當衣食供養父母豐潔爲盡心又當勸父母生大信心於佛法中立決定信以娑婆爲毒癘之鄉

極樂爲安樂之窩盼時盼日惟望一旦生彼國土親近彌陀奉侍九品菩薩汝能如此供養父母雖曾參之孝不可異同言也汝不見堅默一歲之間兩子繼歿妻妾續亡遑遑道途持四喪南歸即聊城傅氏愛女亦繼堅默

竟

矣

乃正而亡金沙文卿皆我法門骨肉俱遭此傷心不如意事以俗情言之固可痛恨以法眼觀之安知諸亡者非菩薩示此無常光景使汝曹生恐怖心悟世非堅或未可測此段因緣汝還家日近當白於父母使其亦生恐怖於西方生決定信心何異戰陣而過鼓鼓

所以壯兵氣旗所以一衆目即如無常爲旗鼓一衆生信心一般上根之人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聞聲便悟見色即明亦是拍盲榜樣豈待搖唇鼓舌說文字禪乃開悟哉峩眉山

示興嚴

五

主

行期迫矣想盤桓不甚久也我初彈鐵鉢作聲時即壯行色法炮耳汝輩聲達耳根竟不省悟則眉山歸日長進不長進未可定如聞如聞當自克責勿逐流俗珍重示如聞

吾以興嚴命汝其意甚遠不可忽而不深思

之嚴之義極廣聊舉二三示汝嚴心以悟嚴身以德嚴身心以問學三者苟不廢我言凡百所當嚴者得其綱矣我書此戒汝推汝父教爾庶而來汝今雖則年少未知所以至於長大終必知也噫種樹方高寸年多成茂陰

示興嚴

衆生橫計封蔽本心是故於全體作用中疑而不能用也余以一指屈而問如聞曰見麼曰見此外見麼曰不知余喟然歎嗟久而示之曰我此指一屈一切聖凡一切依正無有

一法可伸者豈惟此屈如是法法皆然如一
念生則盡虛空界俱生無有芥子許空隙可
容滅者滅亦如是故維摩謂彌勒曰一切衆
生譬如又文殊對維摩曰居士我不來相而
來若初有來今則不能見居士矣由是言之
則不來非來來非不來明矣惟諦了自心者
情見漸破于此法門通得一法而法法皆了
矣謂如

從古至今大都學道不成者往往奈何自家
身心不下是故生死愛憎交加紛擾靈臺渾
濁片餉不得清寧總不知生死何招愛憎何
成雖復奔波湖海尋真覓訣爲治身心或從
眼中看得來的耳中聞得來的攢頭相授依
憑扭捏又有靜中得少光景即爲究竟長年
終日弄鬼眼睛鼓粥飯氣自家身心牽釐竟

治不得設臨顛沛流離之際逆順是非之場
依舊生死浩然憎愛滿腔紛飛搖蕩方寸中
如着芒刺相似此蓋不知自身自心來源既
不知身心來源即此身心障礙不淺如是不
唧溜做去豈惟大道終難悟徹了當日用中

敢保從生至死未夢見安閒在何則不知身
源則見有身見有身故則受身累不知心源
則見有心見有心故則受心勞肇祖云勞勤
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豈欺我哉且
道身心來源處現前此個軀殼子不過四大
合現前分別了了此點妄心不過四蘊攢就
衆生顛倒妄以此身爲身此心爲心塵沙劫
波淪墜不已改頭換面如火傳薪蔓延無歇
大丈夫真心學道何不猛着精彩拍胸自判
發一片決定心志直下以四大推身四蘊推

心逢緣觸境從朝至暮綿然無間歡喜也如是推煩惱也如是推來推去工夫純熟一

旦身心廓落蕩然虛明到此境界畢竟喚甚麼作身心喚甚麼作生死愛憎德修果然擔荷得真做得不惟成佛有分學仙有路管取參禪門中亦推爾不出德修聞此語不免疑他成佛成仙到參禪門中皆是末事殊不知

禪門向上已鼻諸佛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巴鼻十方諸佛在何處盡在驢胎馬

腹中示胡德修

一切衆生見身可得是謂愚癡認知覺爲心是謂愚癡且道愚癡現前般若在什麼處仰勞大眾助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繞靈三匝且道般若現前愚癡又在什麼處少江若於此聲中了得過去心不可得現在未來心不

可得喫門前流水長無盡無限魚龍唱鷓鴣

弔沈少
居士

第五

三九

孔子沒發揮孔子者孟子一人而已夫何故蓋孟子得孔子之心也孔子之心當如何求求諸孟子而已欲求孟子之心者求諸己而已自心既得孔孟之心得矣自心如何求當

於日用中求也日用間人欲雖衆不出逆順昏昧放逸而已何謂逆凡不可意處皆謂之

逆順則反是何謂昏昧觸道義事聞道義言不聳然奮爲因循廢棄皆謂之昏昧何謂放

逸讀聖賢書全不體認做去見善人君子畧不收歛情馳欲境神思飛揚不生自返之心皆謂之放逸汝等於此四種關頭挺然精進做去即經綸宇宙整頓蒼生收功當世垂芳千古尚且不難況目前一第哉然求此放心

悟則孟子求放心效驗不待求於孟子矣

成

心說示
弟子

貴在知心起處起于道義竭力充之起于不
道義竭力制之制之之要又在先悟自心自
心不悟雖強制之終難拔根根既不拔工夫
稍懈則人欲之芽勃然難遏矣必於穿衣喫

飯處飲食男女處迎賓待客處局屎放尿處

百凡所爲務審此心爲生於我耶生於物耶

若生於我生於身中耶生於身外耶生於身
中如何不見五臟生於身外則與自己了無
交涉如他人喫飯我必不飽也若生於物無
我應之心本自無若無我應而物能生心則

擊鍾磬於木偶人傍胡不見其生心耶心雖
變幻不測出入無時然不出物我之間若離
物我求心即如撥波覓水也若即物我是心
又成認賊爲子也離不是心即不是心畢竟
如何是心於此衆之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而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五

音釋

撼 戶感切 砥 諸氏切 磤 力臂切 摶 職瓜切

噶 舍上聲 破 音紙 音例 音鑒

虛交切

李平聲